說苑/卷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尊賢

說苑
正諫
作者：劉向

敬慎

易曰：「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」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，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，將欲以匡君之過，矯君之失也。君有過失者，危亡之萌也；見君之過失而不諫，是輕君之危亡也。夫輕君之危亡者，忠臣不忍為也。三諫而不用則去，不去則身亡；身亡者，仁人之所不為也。是故諫有五：一曰正諫，二曰降諫，三曰忠諫，四曰戇諫，五曰諷諫。孔子曰：「吾其從諷諫乎。」夫不諫則危君，固諫則危身；與其危君、寧危身；危身而終不用，則諫亦無功矣。智者度君權時，調其緩急而處其宜，上不敢危君，下不以危身，故在國而國不危，在身而身不殆；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，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，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。

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，六月不歸，令左右曰：「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。」顏燭趨進諫曰：「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，彼儻有治國者，君且安得樂此海也！」景公援戟將斫之，顏燭趨進，撫衣待之曰：「君奚不斫也？昔者桀殺關龍逢，紂殺王子比干，君之賢非此二主也，臣之材，亦非此二子也，君奚不斫？以臣參此二人者，不亦可乎？」景公說，遂歸，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。

楚莊王立為君，三年不聽朝，乃令於國曰：「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，今寡人有國家，立社稷，有諫則死無赦。」蘇從曰：「處君之高爵，食君之厚祿，愛其死而不諫其

君，則非忠臣也。」乃入諫。莊王立鼓鐘之間，左伏楊姬，右擁越姬，左裯衽，右朝服，曰：「
吾鼓鐘之不暇，何諫之聽！」蘇從曰：「臣聞之，好道者多資，好樂者多迷，好道者多糧，好樂者多亡；荊國亡無日矣，死臣敢以告王。」王曰善。左執蘇從手，右抽陰刃，刎鐘鼓之懸，明日授蘇從為相。

晉平公好樂，多其賦斂，下治城郭，曰：「敢有諫者死。」國人憂之，有咎犯者，見門大夫曰：「臣聞主君好樂，故以樂見。」門大夫入言曰：「晉人咎犯也，欲以樂見。」平公曰：「內之。」止坐殿上，則出鐘磬竽瑟。坐有頃。平公曰：「客子為樂？」咎犯對曰：「
臣不能為樂，臣善隱。」平公召隱士十二人。咎犯曰：「隱臣竊顧昧死御。」平公諾。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，平公問於隱官曰：「占之為何？」隱官皆曰：「不知。」平公曰：「歸之。」咎犯則申其一指曰：「是一也，便遊赭盡而峻城闕。二也，柱梁衣繡，士民無褐。三也，侏儒有餘酒，而死士渴。四也，民有饑色，而馬有粟秩。五也，近臣不敢諫，遠臣不敢達。」平公曰善。乃屏鐘鼓，除竽瑟，遂與咎犯參治國。

孟嘗君將西入秦，賓客諫之百通，則不聽也，曰：「以人事諫我，我盡知之；若以鬼道諫我，我則殺之。」謁者入曰：「有客以鬼道聞。」曰：「請客入。」客曰：「臣之來也，過於淄水上，見一土耦人，方與木梗人語，木梗謂土耦人曰：『子先，土也，持子以為耦人，遇天大雨，水潦並至，子必沮壞。』應曰：『我沮乃反吾真耳，今子，東園之桃也，刻子以為梗，遇天大雨，水潦並至，必浮子，泛泛乎不知所止。』今秦，四塞之國也，有虎狼之心，恐其有木梗之患。」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，而無以應，卒不敢西嚮秦。

吳王欲伐荊，告其左右曰：「敢有諫者，死！」舍人有少孺子者，欲諫不敢，則懷丸操彈，遊於後園，露沾其衣，如是者三旦，吳王曰：「子來何苦沾衣如此？」對曰：「園中有樹，其上有蟬，蟬高居悲鳴飲露，不知螳螂在其後也！螳螂委身曲附，欲取蟬而不顧知黃雀在其傍也！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！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。」吳王曰：「善哉！」乃罷其兵。

楚莊王欲伐陽夏，師久而不罷，群臣欲諫而莫敢，莊王獵於雲夢，椒舉進諫曰：「王所以多得獸者，馬也；而王國亡，王之馬豈可得哉？」莊王曰：「善，不穀知詘強之可以長諸侯也，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；而忘吾民之不用也。」明日飲諸大夫酒，以椒舉為上

客，罷陽夏之師。

秦始皇帝太后不謹，幸郎嫪毐，封以為長信侯，為生兩子，毐專國事，浸益驕奢，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，酒醉爭言而鬥，瞋目大叱曰：「吾乃皇帝之假父也，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！」所與鬥者走行白皇帝，皇帝大怒，毐懼誅，因作亂，戰咸陽宮。毐敗，始皇乃取毐四肢車裂之，取其兩弟囊撲殺之，取皇太后遷之于萯陽宮，下令曰：「敢以太后事諫者，戮而殺之！」從蒺藜其脊肉，幹四肢而積之闕下，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。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：「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。」皇帝使使者出問客，得無以太后事諫也，茅焦曰然，使者還白曰：「果以太后事諫。」皇帝曰走往告之，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？使者問茅焦，茅焦曰：「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，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，臣所以來者，欲滿其數耳，臣非畏死人也。」走入白之，茅焦邑子，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，使者入白之，皇帝大怒曰：「是子故來犯吾禁，趣炊鑊湯煮之，是安得積闕下乎！」趣召之入，皇帝按劍而坐，口正沫出，使者召之入，茅焦不肯疾行，足趣相過耳，使者趣之，茅焦曰：「臣至前則死矣，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？」使者極哀之，茅焦至前再拜謁起，稱曰：「臣聞之，夫有生者不諱死，有國者不諱亡；諱死者不可以得生，諱亡者不可以得存。死生存亡，聖主所欲急聞也，不審陛下欲聞之不？」皇帝曰：「何謂也？」茅焦對曰：「陛下有狂悖之行，陛下不自知邪！」皇帝曰：「何等也？願聞之。」茅焦對曰：「陛下車裂假父，有嫉妒之心；囊撲兩弟，有不慈之名；遷母萯陽宮，有不孝之行；從蒺藜於諫士，有桀紂之治。今天下聞之，盡瓦解無嚮秦者，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，所言已畢，乞行就質。」乃解衣伏質。皇帝下殿，左手接之，右手麾左右曰：「赦之，先生就衣，今願受事。」乃立焦為仲父，爵之上卿；皇帝立駕，千乘萬騎，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萯陽宮，歸於咸陽；太后大喜，乃大置酒待茅焦，及飲，太后曰：「抗枉令直，使敗更成，安秦之社稷；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，盡茅君之力也。」

楚莊王築層臺，延石千重，延壤百里，士有三月之糧者，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；有諸御己者，違楚百里而耕，謂其耦曰：「吾將入見於王。」其耦曰：「以身乎？吾聞之，說人主者，皆閒暇之人也，然且至而死矣；今子特草茅之人耳。」諸御己曰：「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，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。」委其耕而入見莊王。莊王謂之曰：「諸御己來，汝將諫邪？」諸御己曰：「君有義之用，有法之行。且己聞之，土負水者平，木負繩者正，君受諫者聖；君築層臺，延石千重，延壤百里；民之釁咎血成於通塗，然且未敢諫也，己何敢諫乎？顧臣愚，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，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，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，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，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，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，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，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，宣王殺杜伯而周

室卑；此三天子，六諸侯，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，故身死而國亡。」遂趨而出，楚王遽而追之曰：「己子反矣，吾將用子之諫；先日說寡人者，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，又危（一作色）加諸寡人，故皆至而死；今子之說，足以動寡人之心，又不危加諸寡人，故吾將用子之諫。」明日令曰：「有能入諫者，吾將與為兄弟。」遂解層臺而罷民，楚人歌之曰：「薪乎萊乎？無諸御己訖無子乎？萊乎薪乎？無諸御己訖無入乎！」

齊桓公謂鮑叔曰：「寡人欲鑄大鐘，昭寡人之名焉，寡人之行，豈避堯舜哉？」鮑叔曰：「敢問君之行？」桓公曰：「昔者吾圍譚三年，得而不自與者，仁也；吾北伐孤竹，剉令支而反者，武也；吾為葵丘之會，以偃天下之兵者，文也；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，寡人不受者，義也。然則文武仁義，寡人盡有之矣，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！」鮑叔曰：「君直言，臣直對；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，非仁也；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，非義也；壇場之上，詘於一劍，非武也；姪娣不離懷衽，非文也。凡為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，無天禍必有人害，天處甚高，其聽甚下；除君過言，天且聞之。」桓公曰：「寡人有過乎？幸記之，是社稷之福也，子不幸教，幾有大罪以辱社稷。」

楚昭王欲之荊臺游，司馬子綦進諫曰：「荊臺之游，左洞庭之波，右彭蠡之水；南望獵山，下臨方淮。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，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，願大王勿往游焉。」王曰：「荊臺乃吾地也，有地而游之，子何為絕我游乎？」怒而擊之。於是令尹子西，駕安車四馬，徑於殿下曰：「今日荊臺之游，不可不觀也。」王登車而拊其背曰：「荊臺之游，與子共樂之矣。」步馬十里，引轡而止曰：「臣不敢下車，願得有道，大王肯聽之乎？」王曰：「第言之。」令尹子西曰：「臣聞之，為人臣而忠其君者，爵祿不足以賞也；為人臣而諛其君者，刑罰不足以誅也。若司馬子綦者忠君也，若臣者諛臣也；願大王殺臣之軀，罰臣之家，而祿司馬子綦。」王曰：「若我能止，聽公子，獨能禁我游耳，後世游之，無有極時，奈何？」令尹子西曰：「欲禁後世易耳，願大王山陵崩陁，為陵於荊臺；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。」於是王還車，卒不游荊臺，令罷先置。孔子從魯聞之曰：「美哉！令尹子西，諫之於十里之前，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。」

荊文王得如黃之狗，箘簬之矰，以畋於雲夢，三月不反；得舟（一作丹）之姬，淫期年不聽朝。保申諫曰：「先王卜以臣為保吉，今王得如黃之狗，箘簬之矰，畋於雲澤，三月不反；及得舟之姬，淫期年不聽朝，王之罪當笞。」匍伏將笞王，王曰：「不穀免於襁褓，託於諸侯矣，願請變更而無笞。」保申曰：「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，王不受笞，是廢先王之命也；臣寧得罪於王，無負於先王。」王曰：「
敬諾。」乃席王，王伏，保申束細箭五十，跪而加之王背，如此者再，謂王起矣。王曰：

「有笞之名一也。」遂致之。保申曰：「臣聞之，君子恥之，小人痛之；恥之不變，痛之何益？」保申趨出，欲自流，乃請罪於王，王曰：「此不穀之過，保將何罪？」王乃變行從保申，殺如黃之狗，折箘簵之矰，逐舟之姬，務治乎荊；兼國三十，令荊國廣大至於此者，保申敢極言之功也。蕭何王陵聞之曰：「聖主能奉先世之業，而以成功名者，其惟荊文王乎！故天下譽之至今，明主忠臣孝子以為法。」

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，吳人拭舟以逆之，左五百人，右五百人；有繡衣而豹裘者，有錦衣而狐裘者，叔向歸以告平公，平公曰：「吳其亡乎！奚以敬舟？奚以敬民？」叔向對曰：「君為馳底之臺，上何以發千兵？下何以陳鐘鼓？」諸侯聞君者，亦曰『奚以敬臺，奚以敬民？』所敬各異也。」於是平公乃罷臺。

趙簡子舉兵而攻齊，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，被甲之士，名曰公盧，望見簡子大笑；簡子曰：「子何笑？」對曰：「臣有夙笑。」簡子曰：「有以解之則可，無以解之則死。」對曰：「當桑之時，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，見桑中女，因往追之，不能得，還反，其妻怒而去之，臣笑其曠也。」簡子曰：「今吾伐國失國，是吾曠也。」於是罷師而歸。

景公為臺，臺成，又欲為鐘，晏子諫曰：「君不勝欲為臺，今復欲為鐘，是重斂於民，民之哀矣；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，不祥。」景公乃止。

景公有馬，其圉人殺之，公怒，援戈將自擊之，晏子曰：「此不知其罪而死，臣請為君數之，令知其罪而殺之。」公曰：「諾。」晏子舉戈而臨之曰：「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，而罪當死；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，而罪又當死；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，聞於四鄰諸侯，汝罪又當死。」公曰：「夫子釋之！夫子釋之！勿傷吾仁也。」

景公好弋，使燭雛主鳥而亡之，景公怒而欲殺之，晏子曰：「燭雛有罪，請數之以其罪，乃殺之。」景公曰：「可。」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：「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，是一罪也；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，是二罪也；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，是三罪也。數燭雛罪已畢，請殺之。」景公曰：「止，勿殺而謝之。」

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，御婦人出正閨，刖跪擊其馬而反之，曰：「爾非吾君也。」公慚而不朝，晏子睹裔敖而問曰：「君何故不朝？」對曰：「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，御婦人出正閨，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：『爾非吾君也。』公慚而反，不果出，是以不朝。」晏子入見，公曰：「昔者寡人有罪，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，刖跪擊其馬而反之，曰：『

爾非吾君也。』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，得率百姓以守宗廟，今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，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君無惡焉。臣聞之，下無直辭，上無隱君；民多諱言，君有驕行。古者明君在上，下有直辭；君上好善，民無諱言。今君有失行，而刖跪有直辭，是君之福也，故臣來慶，請賞之，以明君之好善；禮之，以明君之受諫！」公笑曰：「可乎？」晏子曰：「可。」於是令刖跪倍資無正，時朝無事。

景公飲酒，移於晏子家，前驅報閭曰：「君至」。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：「諸侯得微有故乎？國家得微有故乎？君何為非時而夜辱？」公曰：「酒醴之味，金石之聲，願與夫子樂之。」晏子對曰：「夫布薦席，陳簠簋者有人，臣不敢與焉。」公曰：「移於司馬穰苴之家。」前驅報閭曰：「君至」。司馬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門曰：「諸侯得微有兵乎？大臣得微有叛者乎？君何為非時而夜辱？」公曰：「酒醴之味，金石之聲，願與夫子樂之。」對曰：「夫布薦蓆，陳簠簋者有人，臣不敢與焉。」公曰：「移於梁丘據之家。」前驅報閭曰：「君至」。梁丘據左操瑟，右挈竽，行歌而至，公曰：「樂哉！今夕吾飲酒也，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！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！賢聖之君皆有益友，無偷樂之臣。」景公弗能及，故兩用之，僅得不亡。

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，西破強楚，北威齊晉，南伐越，越王句踐迎擊之，敗吳於姑蘇，傷闔廬指，軍卻，闔廬謂太子夫差曰：「爾忘句踐殺而父乎？」夫差對曰：「不敢。」是夕闔廬死，夫差既立為王，以伯嚭為太宰，習戰射，三年伐越，敗於夫湫，越王句踐乃以兵五千人（一作入）棲於會稽山上，使大夫種厚幣遣吳太宰嚭以請和，委國為臣妾，吳王將許之，伍子胥諫曰：「越王為人能辛苦，今王不滅，後必悔之。」吳王不聽，用太宰嚭計與越平。其後五年，吳王聞齊景公死，而大臣爭寵，新君弱，乃興師北伐齊，子胥諫曰：「不可。句踐食不重味，弔死問疾，且能用人，此人不死，必為吳患；今越，腹心之疾，齊猶疥癬耳，而王不先越，乃務伐齊，不亦謬乎？」吳王不聽，伐齊，大敗齊師於艾陵，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，益疏子胥之言。其後四年，吳將復北伐齊，越王句踐用子胥之謀，乃率其眾以助吳，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，太宰嚭既數受越賂，其愛信越殊甚，日夜為言於吳王，王信用嚭之計，伍子胥諫曰：「夫越，腹心之疾，今信其游辭偽詐而貪齊，譬猶石田，無所用之，盤庚曰：『古人有顛越不恭』。是商所以興也，願王釋齊而先越，不然，將悔之無及也。」吳王不聽，使子胥於齊，子胥謂其子曰：「吾諫王，王不我用，吾今見吳之滅矣，女與吳俱亡無為也。」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。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，因譖曰：「子胥為人，剛暴少恩，其怨望猜賊為禍也，深恨前日王欲伐齊，子胥以為不可，王卒伐之，而有大功，子胥計謀不用，乃反怨望；今王又復伐齊，子胥專愎強諫，沮毀用事，徼幸吳之敗，以自勝其計謀耳。今王自行，悉國

中武力以伐齊，而子胥諫不用，因輟佯病不行，王不可不備，此起禍不難，且臣使人微伺之，其使齊也，乃屬其子於鮑氏。夫人臣內不得意，外交諸侯，自以先王謀臣，今不用，常怏怏，願王早圖之。」吳王曰：「微子之言，吾亦疑之。」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，曰：「子以此死。」子胥曰：「
嗟乎！讒臣宰嚭為亂，王顧反誅我，我令若父霸，又若立時，諸子弟爭立，我以死爭之於先王，幾不得立，若既立，欲分吳國與我，我顧不敢當，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！」乃告舍人曰：「必樹吾墓上以梓，令可以為器，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，以觀越寇之滅吳也。」乃自刺殺，吳王聞之大怒，乃取子胥屍，盛以鴟夷革，浮之江中，吳人憐之，乃為立祠於江上，因名曰胥山。後十餘年，越襲吳，吳王還與戰不勝，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，吳王將死曰：「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於此；令死者無知則已，死者有知，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？」遂蒙絮覆面而自刎。

齊景公有臣曰諸御鞅，諫簡公曰：「田常與宰予，此二人者甚相憎也，臣恐其相攻；相攻雖叛而危之，不可。願君去一人。」簡公曰：「非細人之所敢議也。」居無幾何，田常果攻宰予於庭，賊簡公於朝，簡公喟焉太息，曰：「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。故忠臣之言，不可不察也。」

魯襄公朝荊，至淮，聞荊康王卒，公欲還，叔仲昭伯曰：「君之來也，為其威也；今其王死，其威未去，何為還？」大夫皆欲還，子服景伯曰：「子之來也，為國家之利也，故不憚勤勞，不遠道塗，而聽於荊也，畏其威也！夫義人者，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，況畏而聘焉者乎！聞畏而往，聞喪而還，其誰曰非侮也。　　姓是嗣王，太子又長矣，執政未易，事君任政，求說其侮，以定嗣君，而示後人，其讎滋大，以戰小國，其誰能止之？若從君而致患，不若違君以避難，且君子計而後行，二三子其計乎？有御楚之術，有守國之備，則可；若未有也，不如行！」乃遂行。

孝景皇帝時，吳王濞反，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，為書諫王，其辭曰：「君王之外臣乘，竊聞得全者全昌，失全者全亡。舜無立錐之地，以有天下；禹無十戶之聚，以王諸侯。湯武之地，方不過百里；上不絕三光之明，下不傷百姓之心者，有王術也！故父子之道，天性也，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，故事無廢棄而功流於萬世也，臣誠願披腹心而效愚忠，恐大王不能用之；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。夫以一縷之任，係千鈞之重，上懸之無極之高，下垂不測之淵，雖甚愚之人，且猶知哀其將絕也。馬方駭而重驚之，係方絕而重鎮之；係絕於天，不可復結；墜入深淵，難以復出；其出不出，間不容髮！誠能用臣乘言，一舉必脫；必若所欲為，危如重卵，難於上天；變所欲為，

易於反掌，安於太山。今欲極天命之壽，弊無窮之樂，保萬乘之勢，不出反掌之易，以居太山之安；乃欲乘重卵之危，走上天之難，此愚臣之所大惑也！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，卻背而走無益也，不知就陰而止，影滅跡絕。欲人勿聞，莫若勿言；欲人勿知，莫若勿為。欲湯之冷，令一人炊之，百人揚之，無益也；不如絕薪止火而已。不絕之於彼，而救之於此，譬猶抱薪救火也。養由基，楚之善射者也，去楊葉百步，百發百中，楊葉之小，而加百中焉，可謂善射矣，所止乃百步之中耳，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。福生有基，禍生有胎；納其基，絕其胎；禍何從來哉？泰山之溜穿石，引繩久之，乃以挈木；水非石之鑽，繩非木之鋸也，而漸靡使之然。夫銖銖而稱之，至石必差；寸寸而度之，至丈必過；石稱丈量，徑而寡失。夫十圍之木，始生於，可引而絕，可擢而拔，據其未生，先其未形；磨礱砥礪，不見其損，有時而盡；種樹畜長，不見其益，有時而大；積德修行，不知其善，有時而用；行惡為非，棄義背理，不知其惡，有時而亡。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，此百王不易之道也。」吳王不聽，卒死丹徒。

吳王欲從民飲酒，伍子胥諫曰：「不可。昔白龍下清冷之淵，化為魚，漁者豫且射中其目，白龍上訴天帝，天帝曰：『當是之時，若安置而形？』白龍對曰：『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。』天帝曰：『魚固人之所射也；若是，豫且何罪？』夫白龍，天帝貴畜也；豫且，宋國賤臣也。白龍不化，豫且不射；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，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。」王乃止。

孔子曰：「良藥苦於口，利於病；忠言逆於耳，利於行。故武王諤諤而昌，紂嘿嘿而亡，君無諤諤之臣，父無諤諤之子，兄無諤諤之弟，夫無諤諤之婦，士無諤諤之友；其亡可立而待。故曰君失之，臣得之；父失之，子得之；兄失之，弟得之；夫失之，婦得之；士失之，友得之。故無亡國破家，悖父亂子，放兄棄弟，狂夫淫婦，絕交敗友。」

晏子復於景公曰：「朝居嚴乎？」公曰：「朝居嚴，則曷害於國家哉？」晏子對曰：「朝居嚴，則下無言，下無言，則上無聞矣。下無言則謂之喑，上無聞則謂之聾；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？具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，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，太山之高，非一石也，累卑然後高也。夫治天下者，非用一士之言也，固有受而不用，惡有距而不入者哉？」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